

群防群治捍卫“舌尖上的安全”

赵志疆

今日论语

上海市食药监局透露,新修订的《上海市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办法》本月起施行,规定举报事实的按该案货值金额3%-6%给予奖励;举报线索的按金额2%-3%奖励;举报案件金额无法计算,但涉及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等,可视情给予200元-2000元奖励。

李克强总理曾表示,要用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坚决治理餐桌上的污染,切实保障“舌尖上的安全”。“史上最严”食品安全法已经生效,要想确保“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落到实处,首先就要将食品安全置于最广泛的群

众监督中——正所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食品安全这件“天”大的事上,民众不仅是普通的消费者,更是无处不在的监督者。实际上,不少食品安全事件正是因为群众举报才得以曝光和解决。

食品领域之所以安全事件频发,固然有体制机制层面的原因,但市场监管人员的捉襟见肘,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客观因素。食品监管不仅需要专业技术支撑,而且需要检测设备检测,由此不免影响食品监管队伍的规模,以及全面实行市场排查的效率。与之相对应的是,不仅大小酒楼饭店遍地开花,经营食品的店铺超市也鳞次栉比,食品安全监管的难度由此可见一斑。相比起监管部门的拉网式排查,市民监督举报无疑更具针对

性,而且往往更有效率。

在食品安全这样的公共领域,维护公共利益从来就不只是职能部门的责任,群众主动参与监督举报,本身也是承担公民义务、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种积极体现。就提高市民参与监督的积极性而言,设定有奖举报制度无疑简单有效,但有奖举报只是第一步,更为关键的内容是完善相关配套措施。

首先,要畅通举报渠道。只有建立起简单便捷的举报平台和快速反应的介入机制,才能确保群众监督落到实处。接下来,经过查证的市民举报线索及最终处理结果,有必要及时予以公开,确保每一次市民举报都能得到反馈,更有助于提升市民参与监督举报的积极性。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群众监督

举报更为直接有效,但毕竟只是常态监督的一种拾遗补缺,而不应成为食品安全领域的最后屏障。这一方面是因为,市民举报多半属于事后监督,民众利益已然因此受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常态化监督是职能部门不可推卸的职责,不可因此心生懈怠。

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中,“全程控制”被确立为食品安全工作的基本原则之一。群众监督举报只是其中一环,在群众监督无法企及之处,还需要职能部门多加把油、努力把力,确保监管触角覆盖到食品流通的各个环节。如此,在常态化监管与群众监督的合围之下,更有助于将“史上最严”食品安全法落到实处,从而最大限度地捍卫“舌尖上的安全”。

新民随笔

我坐了博爱座

朱晓昆

节前和家人去台北度假。自由行,一张悠游卡到处逛,也得以体验各类公共交通工具。

在捷运(地铁)和公交车上,我总会留意观察一下那几个被称为“博爱座”的位子。它们通常被安排在车厢靠近门口最方便上下的地方,看上去那么显眼,又似乎那么不引人关注。显眼是因为座椅刷了深蓝漆色,和其他座位的颜色明显不同。不引人关注则是因为即使在车厢拥挤时,有提了东西或面露疲惫的年轻人、哪怕中年人上来,他们也不会朝那里多看几眼。这些位子就在他们身边一直闲适地空着,等待老年人或行动不便者落座。

没有想到,几天之后,我却坐了回“博爱座”。那天大雨,我们在淡水坐公交车到渔人码头。车还挺空,不过除了一个博爱座没有其他的空位了,我自然就站着了。这时,一个坐在博爱座上的老太招呼我:“来坐这里吧。”我摇摇头说:“不用了。”不一会儿,突然感觉到有人在背后拉我的衣服,才发现那老太扶着栏杆摸索索走过来:“去坐,去坐,地上太滑,要摔跤的。”动荡的车厢里,我赶紧扶她走回去,并在她旁边的另一个博爱座上坐下来。她很开心的样子看着我:“如果有老人家上来你再让好了,下雨天站着不安全。其实我有时候看你们站着也心疼的。”

一个座位事小,一份暖意却令人动容。爱和关怀,是可以这样互相传递的。想来那老太也是一直受到专座的照顾,看到别人对她的敬重和礼让,心里满怀着感激,某种情形下,这感激便化作对他人由衷的善意。

其实,在我们生活中的种种场合,都可能出现如此的轮回,愿意付出,真诚感恩。曾听很多人说,每次不经意间帮到了别人,哪怕是主动对别人表示了谢意或者歉意,都会有些暗暗的喜悦;然后,如果在不经意间收到别人同样的回馈,喜悦就会放大了。

希望能常常去这么做,希望享受到这些喜悦的人更多一点。

新民新语

沉入生活的芭比

华心怡

很多女孩都梦想有一个芭比娃娃。她貌美如花,她曼妙婀娜,她有着穿不完的华服霓裳,还常常在度假模式中带着宠物周游世界。

她不是生活,所以她被向往。

但另一方面,如果你以芭比娃娃来形容一位女子,那多数带着轻怠之意。一如亦舒不那么厚道地把侄子的前女友李嘉欣写入书中,一句“美则美矣,没有灵魂”至今成为李美人撕不掉的标签。

现在,没有灵魂的芭比娃娃意识到日子不能再这么过下去了。两个星期前,美泰公司公布了丰满版、小巧版和高大版的芭比娃娃。几十年来,芭比不现实的苗条身材招致无数批评。新的芭比还将不同体型与各种肤色、眼睛颜色和发型搭配销售。

商家求变的根源,自然是芭比的销量下滑。几年前芭比也曾华丽地来到上海的淮海路,结局却是黯然离场。芭比如何继续吸引那些长得不像自己,且喜欢玩其他玩具的女孩呢?

芭比的变身始于去年底,除了肤色和眼睛的颜色,公司甚至发布了不同脸型型的芭比。其总裁兼首席运营官迪克森负责芭比的重塑:“如今的芭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代表女孩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看到的真实情况。”互动聊天玩偶“你好芭比”,也从没头脑到胸有大志,曾经的她宣称“数学课很难”,如今她会问“长大后你想干什么”。

以虚拟人物形式存在的芭比,折射的不仅仅是属于儿童的玩具世界,那也是无比真实的凡尘俗世。这个世界,无论是先天进化,还是后天模塑,都不该成为千篇一律。关于外在形式的美,其基本要求或许雷同,但那只是一个高高搁起的光环。我们欣赏,我们远观,我们努力靠近,但并不是人人都非要变成环球小姐,才能获得足够的快乐。纷繁,陈杂,不同文化中以不同形式存在的多元内置,也是衍生的美。高于生活的芭比,一时叫好。而沉入生活的芭比,或能重生生机。到最后,生存的法则是,做自己。

吃鱼纠纷背后的旅游业纠结

权威声音

社会新闻上升为舆论热点,最大的意义往往不在于判断当事者的对与错,而在于触碰到了社会“绷得最紧的那根弦”。“哈尔滨万元铁锅鱼”之所以迅速发酵,就是因为直接撞上了人们的旅游体验。

应该说,当地政府部门的介入和调查比较迅速,但舆论对立的局面还在持续。究其原因,正是因为大家现在谈论的已不仅仅是吃鱼纠纷,而是对旅游业的纠结。

中国坐拥世界上最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最庞大的旅游消费群体,这让不少地方政府以为发展旅游难度并不大。依傍名胜古迹、名山大川经营吃住行的店家甚至直言不讳:中国人这么多,就算只做一锤子买卖也够吃一辈子。这样的产业状况和业态心理,一旦碰到游客不满足于“上车睡觉、停车撒尿、下车拍照”,开始追求“到日本做健康检查,到马尔代夫拍婚纱照,到大堡礁考潜水执照”,马上显露出尴尬和不适。

旅游体验,不仅包括吃住行玩。从近年来的旅游纠纷可以看出,游客对旅游目的地服务业层次、执法水平乃至当地人的文明程度,都释放出了强烈需求。与其说游客是在吐槽某地区的旅游环境,不如说是在追问整体发展水平和全面管理能力;与其说舆论是在谴责旅游产业“硬实力”不足,不如说是在期待与旅游体验有关的“软实力”进步。

(曹鹏程 刊今日人民日报 本报有删节)



为“财先生”造像

(此画由人民币¥、美元\$、英镑£、欧元€符号构成)

郑辛遥

自由谭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乡愁,古代有,现在在,未来也有。只要有迁移,有人口流动,就会有思乡,有乡愁,有挥之不去的故土眷恋。

去年10月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陈政高透露,1978年城市化率为17.9%,2014年城市化率为54.8%,约7.5亿人生活在城市。随着城市化率不断提高,城市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大,更多的农民成为市民,集体性乡愁也将更加沛然。

有乡愁,就会有“城愁”。如果把乡愁简单理解为怀念家乡,那么城愁是不是可理解为思念城市?我虽在乡村生活多年,但人生的大部分时光在城里度过,所以既有乡愁,也有城愁。特别是回到乡村时,过不了几天,就开始思念城市,渴

乡愁与“城愁”

王石川

望回到城市中去。

这种需求,更多是身体上和生理上的。毋庸讳言,在中国的一些乡村,如今仍然没有抽水马桶,没有宽敞马路,没有自来水,没有WiFi,没有娱乐设施,也没有图书馆,没有垃圾处理系统,甚至电力供应也不稳定。空气倒是新鲜,但是生活不方便,上个厕所、洗个澡,四处逛逛、出趟门似乎都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

说来奇怪。小时候没用过马桶,倒也适应了那种臭气熏天的蹲坑,可是当习惯了马桶之后再用蹲坑,已经极其不适。小时候,用过油灯,也没上过网,可如今哪怕一天不上网,就忍受不了。至于吃水,小

时候用水井,打一桶水都费力费时,在城市生活后用自来水不是问题,但是回到乡村吃井水,便担心这水有污染……

我们常说回不去的过去,这过去既指时光,也指现场,彼时的场景,彼时的生活条件。“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可是门前的镜湖水已经枯竭了,河沟里被垃圾填满,美好记忆一去不返。其实,所谓的乡愁美学在现实面前也经不起推敲。

我们这一代进城读大学后又留在城市的人,对乡村有天然的好感,毕竟我们的血液里有乡村基因,但是我们已经不大可能适应乡村生活,起码适应不了目前生存条

件仍很简陋的生活。

不适应,不等于背叛乡村,也不是嫌弃乡村,而是不愿意回到那种落后的生存状态。

有学者认为,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的较为合理的现代化,都需要城市和乡村的“相看两不厌”——城市需要乡村的恬淡和舒缓,乡村需要城市的聚焦和创造。诚然!反对将乡村改造成千篇一律的城市,反对城市粗暴地侵略和蚕食乡村。

“吟断望乡台,万里归心独上来。景物登临闲始见,徘徊。一寸相思一寸灰。”从乡愁到“城愁”,从城愁穿行到乡愁,我不愿意为乡村唱挽歌,也不愿意乡村被封闭起来供人凭吊,更不愿意乡村文明被瓦解,只希望乡村不要在现代化进程中掉队,希望乡亲们过上现代化的生活,希望乡村有生机、有活力、有个性地存续。